

「日本」柳田圣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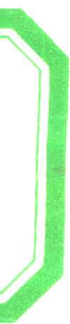
禅

译林出版社

与日本

文化

何平 伊凡 译



「日本」柳田圣山 著

禅

译林出版社

与日本

文化

何平 伊凡 译

苏新登字第8号

柳田圣山

禅と日本文化

根据日本讲谈社学术文库
1989年4月版译出

禅与日本文化

〔日本〕柳田圣山著 何平 伊凡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139—7

I·55

定价：3.20元

编者的话

禅是佛教中流传很广的一支派别。禅学是佛教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早期的禅学研究，人们大多从佛教教义的角度去探讨，而且蒙上一层幽玄和神秘的色彩。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禅学的认识也在发展。特别是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宗教哲学等新学科的兴起，使人们越出宗教领域，开始从社会文化的新层次来探寻禅学的内涵及影响，从而大大扩展了禅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近来一个时期，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禅学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一批有影响的禅学专著陆续问世，国际性的禅学学术交流活动也在不同范围频繁举行。禅学，作为一种有待探索的新观念，正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日本的禅学原是从中国引进的。经过多年的传播和研究，日本禅学有着自己发展的轨迹，并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以来，日本禅学界在禅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批日本学者，把茶道、柔道、空手道、围棋等日本传统文化，都同禅的影响联系起来，并用禅学观点加以研究。这种尝试，是值得予以注意的。

本书作者柳田圣山先生是日本颇有造诣的禅学研究家，多年从事禅与日本文化的研究，本书系其最新研究专著。近年来，柳田圣山先生多次来华访问，同我国禅学学者有着密

切交往。为了让中国有关学术部门了解柳田圣山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我们特约请柳田圣山先生的好友何平、伊凡同志将本书译出，供对禅学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参考。由于禅学有的地方比较深奥，加之日本禅学又有其特殊性，因此，本书在翻译出版中难免有欠妥之处，尚望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禅与日本文化	1
一、何谓禅	2
二、禅的修行	7
三、禅的历史	12
四、日本的禅	17
五、禅的本质	23
1. 生死的自由	23
2. 本来无事的禅	29
3. 始于脚下的禅	35
4. 矛盾的哲学的禅	40
六、禅与日本人	46
1. 禅与日本人的美意识	46
2. 禅与日本人的生死观	51
3. 禅与日本人的自然观	58
4. 禅与日本人的宗教心	64
追求纯禅之道的人——白隐、隐元、道元	70
一、近世日本禅的创立者——白隐	73
二、近世日本的佛教改革者——隐元	108
三、追求全一佛法的人——道元	118
无字的始末——其文本的追溯	141
一、唐木顺三	142

二、狗子和佛性·····	147
三、赵州以后·····	155
后记·····	162

禅与日本文化

一、何谓禅

禅如今已在世界广为人知，是日本佛教中最广泛受到高度评价的一派。

对于禅的认识，或许日本人反倒是落后的。提起禅问答，则被看作是莫名其妙的对话；至于禅僧，则被喻为豪放洒脱之人，尽管多少含有一些敬意，但实际上仍泛指那些内藏机巧、遇事果敢的人。倘若是口头禅，那就意味着只是用语言向人们施放烟雾，纯粹是无内容的饶舌而已。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普通日本人对于禅的这种误解，早在16世纪后半叶，就在曾经滞留过日本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所写的《日本史》书中阐述了。他认为，禅僧为人狡猾，擅长诡辩，佯装严谨，把自己的教义高价卖给别人。他提醒人们注意，禅僧利用许多比喻，幽玄的表现和一些虚构的故事，故意拖延弟子的修行时间。

他讲的虽无什么不妥之处，但其观察却是肤浅的。总之，似乎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给予禅怎么高的评价。

可是，到了现代，或者说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出现了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对日本的禅的评价反倒刺激了日本人的这种奇妙现象。例如，对京都龙安寺那座与众不同的石庭的关心，就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来日本的美籍先锋派画家伊萨姆·诺库威认为：在那粗糙的围墙圈起来的方丈前面一小块空间上，仅仅铺着一层白砂，再配上15个大小各异生满青苔的天然石，这种简洁而又出人意外的造型，就是禅的艺术表现的

典型。世界上众多艺术家、哲学家都表示赞同这一见解。

这一见解引起欧美的有识之士的关心，对禅僧们的书法和水墨画等的赞誉，也已经异乎寻常地高涨起来。在那些作品中，充满着专业艺术家作品中见不到的外行人的创新。进一步说，那些作品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充满着强劲有力的精神，这一点同以往的美术均不一样，具有一种新鲜感。

禅虽是日本佛教中一派，可一涉及其艺术表现时，就与宗祖和教义没有直接关系了，所以在面对着追求美的问题上，那些缺乏预见的外国人当然更为有利。

禅的实践方面也是如此，人们的兴趣也已高涨起来，在欧美各地，已经开设了大小不同的禅的道场。在外国人的指导下，甚至还有集结着热心的参禅者的地方。关于坐禅，是需要重新详细思考的问题，但我认为坐禅就是问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是一种非日常的方法。可以说，是与真正的自己的对话。

坐禅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效果，而是舍弃一切外在的形式，回到纯真的自己，这种要求从内里把握着必须在日趋繁杂的日常社会中生存下去的现代人的心。在这一点上，与那些有神论的祈祷和信仰等外在形式的固有宗教有着明显不同的气氛。对禅来说，连神也是多余的形式，对能经常接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欧美各民族来说，日本的禅，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宗教之一。

于是，海外这些关于禅的颇具说服力的见解，又把日本人的兴趣引回到自己的文明上。如今，那些来京都观光的人们，无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在他们短短的旅行日程中，几乎可以说必定到龙安寺的石庭和其他一些古刹禅寺中去游览巡视一番。至于在禅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日本中世纪的能乐

和茶道等艺术，人们的兴趣大体上也是一样的。

说实在的，国外对禅的关注如此高涨，都是来源于15年前已经去世的铃木大拙先生的大部分优秀英文著述的巨大力量。铃木大拙的这些著作已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

关于铃木大拙的工作，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日本禅宗和文化现象，已作为现代世界问题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超出了铃木当时的论说。就这一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禅这一名词，和柔道、空手道、围棋等日本特有的体育和竞技的名称混在一起，原封不动地成为通用的国际语言之一。

实际上，禅这个词，饱含着起源于印度经中国传入日本而汇集成的远东精神文明中特有的漫长历史经历。换言之，禅这个词最初是古代印度为了表示特殊的精神集中的心身训练，或者是表达这一训练达到的某种境界所叫开的，当初称之为禅那（DHYANA）或瑜伽（YOGA）。当这一用语传入中国并被接受时，禅便转换成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和政治含义的另一词汇，实际上只是传入了它的发音而已。

当我们日本人后来重新接受时，就照搬古代汉语的发音，把它读作“ZEN”。

现在比起古代印度语的（DHYANA）“禅那”和现代汉语中的“禅”，毋宁说日语的ZEN“禅”更为国际上所通用。单就“禅”这一词汇来看，就已经能够看到其中精神文明的世界性。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用词的问题，而应该是进一步发展日本的禅的内在精神的新的转机。我所讲的当今课题，就是这个。

就像将自身映在世界这面大镜中一样，由于自己知道了自己，故能把至今不自觉存在着的传统的“根”用与迄今不同的表现方法来表现。所谓比较文化的学问就是这样一种科学，

但这比较并非仅仅把诸民族的不同文化横排在一起观察，而应是把孕育现在文化及宗教的更根本性的东西从各种现象中发现出来，加以比较，并向纵深发掘。

可以说，禅自身就具有经受这种考验的力量。进一步而论之，正像刚才所说的，禅已由印度与中亚、中国、朝鲜、日本等众多民族的传统相关联。正由于它系统着复数的传统观念，所以它才具有不偏向任何一个民族、只求探询人间文化的真谛的纵深构思的属性。

比如，在印度产生的佛教为中国社会所接受时，从一开始就被称作“像教”，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这是佛教的模拟，即佛教的复制品的意思。这里面多少含有“它不是正宗，而是假货”的不自然的语气。这一点正是后来成为产生“正像末”这一中国独自の佛教史观的精神依据。

真正活着的释迦牟尼以及中国的圣人时代都已成为历史。如今，它只不过作为复制品而存着一定说教性而已，其实就连这种说教性也已经消失，进入了末法时代，就是说佛教正在消亡。

正好在8世纪初，一种在这种说教之外的、传播佛陀的心灵（教外别传）的达摩禅登上历史舞台。如果将禅传播于说教之外的说教用文明或传统来解释，禅就成了重新探询以前的传统观念的行为了。对禅来说，当然既无“像教”、也无“末法”。

总之，摒弃所有的既成文明，从无重新开始，这就是禅的真面目。

佛教这一文明从产生到盛行、继而又很快走向衰亡，这种时候，又出现了重新刷洗固有传统本身的新兴力量，这就是过去中国的禅。与印度的禅相区别，故称之为大乘禅或祖

师禅。

日本民族从有民族认识以来就经常置身于中国佛教的圈子里，可中国大乘禅传入日本却时值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的中期。我在篇头提到的龙安寺石庭，就是那时完成的作品之一。称作幽雅寂静的独特美的意识，在日本催开了新花。从此，禅便成为日本的禅，并创作出无数的作品。它们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决非什么模仿。

我在本章开头曾经叙述过，对禅的高度评价，可能首先出现在战后的西欧。正如人们常说的近代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特别是在几个特定的国家中尖端科学技术的开发及社会管理的形成，正逐渐地压迫着其他民族文化，促使了国际性的人际关系疏远、个性的丧失、对未来的不安与绝望的情绪，这似乎意味着人们要求重新估价近代文明的呼声更加高涨。

即使在战后经济上取得高度发展的日本，情况也完全相同。更有甚者，他们认为禅不仅能解脱个人的烦恼，而且可以调顺集体观念，或许是这个缘故，以至于近来出现了整个公司成员集体去禅寺住宿坐禅的奇怪现象。

这的确只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医治近代文明的弊病，说到底必须靠每一个人，禅毕竟不是谋求拯救和改造什么的过去的宗教。正如我反复阐述的那样，可以说禅只能彻底地观察自身、认识真正的自己。如今，我们只能首先自问自己是什么？反过来说，我们经常被问“你是谁”？当我们正直地回答这些问题时，这其中就包含着一种创造。

以上是我试从民族的角度上思考日本禅的传统的认识。

总之，日本民族从过去的中国那里学到了自己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中国是向过去的印度学习的，时至今日，是不是该轮到日本向世界提出这一问题了？我认为，包括日本在

内，如今世界上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每个人向这根本问题的探求。

二、禅的修行

禅是一种极好的精神上的自我训练方法。也可以说它抛开了一切文明的形式，是彻底自由的探求。可是，正因为是无形的心问题，所以反而无法离开各自具体生活的形，具有啼笑皆非的一面。

夸张地说，禅要求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人都可以进行的最低限度的单纯的实践。

坐禅与禅问答就是这种实践，当然禅要择其中一种作为自我训练的条件。可以看到坐禅是身体的形式，禅问答是语言的形式。在探求本来作为精神的人存在的最后条件时，归根结底是身体和语言问题，禅可以说是其典型。

从历史上看，日本禅宗大体上由曹洞宗和临济宗两派组成。曹洞以坐禅为主，临济以问答为主。实际上，还有一个黄檗宗，但在日本禅宗发展史上，如今，从广义上讲，就算它属临济宗吧。

曹洞、临济、黄檗等这些宗派的名称，均是依照中国禅的分派的历史所形成的，所以，它们均来自宗祖活跃的地名。中国地名成为宗派的名称，既无特定个人的宗祖，又无复杂的教义经书，这是禅这个宗教的一大特征。禅宗历史上分门立派的理由，当然有政治史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修行方法不同。

曹洞宗的修行，专门用语叫“只管打坐”，而临济宗则讲

公案。

“只管打坐”，来自中国的俗语。“只管”就是仅仅这样，一心一意的意思，“打坐”就是坐，坐禅就是只要坐着，除此之外，什么也不需要，不再有任何追求，成为什么也没有。

例如，坐而开悟，增强意志，或者俗语所说的培养胆量，磨练学问上的智慧，都不是这种目的坐禅，唯有为坐禅而坐禅才是其目的。

诚然，如果坚持坐禅，可谓意志坚强，智慧也能够磨练，也能达到悟的境界。但是，这并非坐禅的目的，坐禅绝非带着这种期望的行为。

事实上，这里关系到人的精神构造，隐藏着莫大的秘密。

大体上讲，坐禅是使心态平静的最有效的方法。古代印度，在发明坐禅的方法时，也是作为医治心神不定的一个医疗方法。把禅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瑜伽，原本就是为了抑制心身动摇，将身心与某种实在的对象联系起来的一种技术，它具有特殊含义。

可是，医治仅仅是一时的。一旦心态治理好了，作为医疗方法的坐禅的作用也就随之结束了。倘若心不乱，那么，就没有必要再使其平静。自己乱了心，与其使乱的心平静下来，不如说不乱心，处于心不乱的本来状态，这是先决条件。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心本是平静的，这是自然，遗失了这个本来的东西，却被子虚乌有的东西所迷惑，于是，就必须去寻找，去发现。与其使迷惑的“心”回到本来状况，毋宁把它限在原本不迷惑的心中。就是说不迷惑是原来的，迷惑只不过是一时的虚假的现象而已。

在这里，把人的本性看作是本来清净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立场与一开始就动摇的寻求如何解决的自我，应如何对症下药的想法，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成为对宗教见解大大地一分为二的原因。也是印度传入中国后被称之为大乘禅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不仅限于坐禅，而是涉及人类创造的科学与技术的全部文明，是个范围很广的问题。文明虽是伟大的人所发明，但我们平时认为伟大的文明，实际上其中大半部分只不过是自身的不经考虑的病后的善后处理罢了。

战争与军备，法律与犯罪，教育与学校制度，生产与买卖等这些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问题；无论哪一个，都是长期的文明疏远的善后处理和治理。治疗只不过使病慢性化了。由于对本来健康的人用上了一切应急措施，其结果反倒是不断地制造病人。至于语言、信息等问题，情况也大同小异。反正先坐下的这种只管打坐的想法实际上包含着对这种根本性的警告。简而言之，如今的坐禅已经存在害怕成为一种效用的心理，所以作为无论如何要排除分辨杜绝一切思虑的行为问题，把现成摆在第一，这就是只管打坐之意。在只是坐禅这个行为中，实际上就含有这种思想。否则，就会成为所谓不言而行、加深强烈的世态炎凉。

追根溯源，所谓只管打坐，是后来曹洞宗、开山鼻祖道元，在年轻时西渡中国，从师天童如净，在其指导下开悟时说的话。道元此外还把它叫做身心脱落。所谓坐禅就是把身与心一起脱落。一切有目的性的训练，效用的思想，抑或喜怒哀乐的感情，如同剥鳞一样，脱落的干干净净，这就是本来的坐禅，也就是所谓只管打坐。

一般说来，健康的欢欣，只有在大病治愈后才能体会到，

总是健康的人是意识不到的。所谓真正的健康，其实是感觉不到健康的，也没什么难能可贵的，它是理所当然的状态，这里的身心意识已经脱落，可以说这就是真正的自觉。要证实这一事实，除了坐禅，别无他途。

人的身体或心事、或者语言，都限制了我们有分析的认识，这必然引起矛盾。为了摆脱这种危险的制约，把本来自己的生活方式，最简单最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身心脱落的坐禅。这是警告人创造文明的根本危机，在提出这一重大问题的同时，就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虽然坐禅是一种单纯的实践，但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它深深地关系到精神构造本身，广泛关系到文明和社会的全部问题，几乎包含着无限的课题。

这样，曹洞宗不在坐禅这一修行之外求悟，原封不动的把修行本身当作悟，但实际上已经同时把存在着追求悟而坐禅的别派的人当作了前提。这就是临济禅宗。临济禅彻底地追求悟，一旦得到了悟，坐禅就无用了，从修行和悟都没有了，临济禅是采取这样的立场。就历史上的实践来说，后者反倒更为普遍。

有这样一则寓言。某人说再没有比失而复得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别人听后，于是把自己的铜钱丢到道旁，然后自己再拾起来，虽然反复几次，可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高兴，这是不是得不偿失？那本人难道不是在说谎吗？

可是，反复几次把铜钱丢掉又拾起，一旦铜钱不知滚落到哪里去，就真的不知道其所在之处了。哎呀！糟了！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到。越找越着急。开始后悔当初不该做这种丢钱尝试。虽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钱，但也会对前面那个人的话，引起子虚乌有的深疑。在一阵大吵大闹之后，